

# 特朗普的第七次破產

六次破產  
1990年，面對著一條熙熙攘攘的海邊走道，特朗普在大西洋城的黃金地段建造了一座仿印度泰姬陵的賭場，就叫泰姬陵 (Taj Mahal)。可是，1991年，該賭場就宣佈破產重組，即所謂的第11章破產 (Chapter 11)。接下來，1992年，他在大西洋城建造的另外兩家賭場和在紐約的廣場酒店也宣佈破產。這三個破產案子，如果算是一次破產，那他就總共破產了四次，可是，如果個別計算，那他就破產了六次，因為2004年和2009年他又各破產了一次。任何人谷歌一下就可以找到他這個不太光彩的記錄。

因為特朗普很會替自己打算，所以這六次破產都不是個人破產，沒有波及到他本人名下的財產，祇不過是坑了多家銀行幾十億美元，以至於後來美國的銀行都不肯貸款給他，他後來的資金來源是德國銀行和俄羅斯的寡頭富豪。

據《福布斯》周刊估計，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特朗普的家業造成高達十億美元的損失，使他的資產祇剩下了二十億元上下。這使我們恍然大悟，難怪他急於停止居家隔離和開放市場了，甚至在白宮的每日簡報中公開發動「解放密西根」，「解放明尼蘇達」，他在擔心股市繼續下滑，和他的酒店和高爾夫球俱樂部無人問津。這可能不至於導致他損失所有財產，因為他也申請了政府救濟，但身為美國總統，他的第七次破產應當是美國。

假如我們以一般企業的標準來評價美國，美國可能已經破產了，之所以沒有像一般企業那樣關門大吉，是因為它有一個能夠且願意無限量印鈔票的美聯儲。從去年九月開始，美聯儲就啟動了新一輪的救市工作，先是解救一些金融企業的收購危機，到了今年，當新冠肺炎演變成全世界的疫災，三大股市狂跌30%以上之後，它開始了「無限量」印鈔。沒有像美聯儲這樣的靠山，一般企業祇能破產。

第七次破產  
美國沒有實際破產，因為它有美聯儲。美聯儲之所以能夠無限量印鈔，是因為美元是全球的儲備貨幣，它祇要不斷地印鈔票，破產都是別國的事，這就是被許多論者說的「剪羊毛」，或者「割韭菜」——它能夠把災難轉嫁到其他用美元作儲備貨幣或者借貸美元的國家。直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再信任美元，拒絕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用美元進行交易，美國不會實際破產的——它有百多個國家替它買單。

話雖如此，我們看到的是，新冠肺炎出現在武漢的三個月之後，在全世界蔓延了兩個月之後，在美國的確診患者逼近90萬人，死亡人數接近5萬的時刻，美國居然祇有稍高於1%的人受到檢測。這實在非常驚人，因為沒有檢測就不確知有多少患者，就無法有效隔離患者，避免他們傳播病毒，也不能對他們接觸過的人進行追蹤，從而逐步切斷傳染源。祇有做到了這層基本工作以後，整個社會才能安全地復工復業。四月初，《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發表了長篇報導，追溯美國耽誤了兩個多月的寶貴時間，沒有及早控制疫情，使美國的疫情高達世界第一，而其中特朗普是最大的阻礙因素。所以，不論特朗普再怎麼甩鍋，一下子責備假新聞，一下子責備民主黨，或是州長，中國，世衛組織……毫無疑問的是，這位既稱自己是「戰時總統」，又說「我不負責任」的總統，終於在美國面對911之後的最大危機時，徹底失敗了。

因此，說這是特朗普的第七次破產，毫不為過。這次破產，不但特朗普個人聲譽破產，並且也導致了美國

## ◎水秉和

的國力受到重創，是一種更根本的破產。第11章破產的企業還可以繼續經營，重組之後還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可是，在這次破產之後，特朗普的聲譽已經無法恢復，而美國「再偉大」也祇會出現在他戴的帽子上。

詭異的歷史進程  
基督徒徒遭遇到逆境時，常常會產生一個疑問：我沒有做壞事，每天祈禱，每早上教堂，還每次捐錢，可是，為什麼我會得癌症呢？或者，為什麼颶風會剛剛好把我的房子吹垮了呢？這時，牧師會很耐心地解釋說，上帝的是全知全能的，這不容懷疑，可是祂的做法是非常難以捉摸的 (God's will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另一方面，歷史的進程不但是難以捉摸的，並且還是非常詭異的。用我們凡人的眼光來看，歷史好像在碾壓美國了。否則，我們要問，特朗普為什麼會當選總統？還有，為什麼不早不晚，就在他的任上，蝙蝠身上的病毒進入穿山甲，然後穿山甲身上的病毒進入了愛喫野味的武漢人身上 (有待證實)？這是什麼樣的巧合！這又是什麼樣的荒唐呀！

當武漢的疫情爆發之後，可能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懲罰無神論的共產中國了。在西方國家，無數的政要和安善良民也可能認為，不顧一切發展經濟並且逐漸威脅到穩步緩進的西方世界的中國，這次要倒臺了！這種想法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方國家沒有未雨綢繆，事先準備應付這場疫災的口罩，防護服等，以至於到後來歸咎中國掩蓋疫情，為自己開脫。事實卻是，4月17日《紐約時報》整版報導，中國一早就把疫情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並且在1月中旬就把新冠病毒的結構傳給美國和德國的疾控組織，而世衛組織並請德國藥廠依此結構設計病毒的檢測工具。

中國有句老話：天助自助者。即使當初歷史 (或上帝) 碾壓的對象是中國，但是，事實證明，這個歷史的進程 (或上帝的意志) 是可以扭轉的。通過封城和舉國動員的人民戰爭，中國超前壓住了病情的蔓延，從而把這個歷史的皮球丟給了世界，這很可能加快了所謂的「百年未有的變局」的到來。

在這個變局出現的當口，特朗普未能抓緊時機，早作預防，因此為正在發生的變局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當然，特朗普並不能為美國當前的困難全部買單，因為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如果不是犯了一系列的錯誤，單單一個特朗普是搞不垮的。在此，我們不妨追溯一下，到底美國犯了哪些重大的錯誤。

自從小布什下野以後，大家注意到，他極少出現在公眾場合，這還包括他的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這不需要解釋，因為美國媒體早已為他們定罪，使他們閉門謝客。在錢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慫恿之下，對外交毫無知識與經驗的小布什貿然發動了兩場對美國前途影響深遠的戰爭，使美國陷入近二十年的泥淖中。911 造成3000美國人死亡，但是接下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卻動搖了美國的國本。美國的戰略智庫在這方面的意見是非常一致的——美國忙於中東亂局，無暇東顧，給予中國崛起的機會，而中國的迅猛發展又直接和

間接地衝擊了美國的霸權。

歷史是無情的，一個錯誤經常導致更多的錯誤，當奧巴馬想要從伊拉克脫身的時候，伊斯蘭國興起了，使他不得不再介入。他想從阿富汗脫身，但是五角大廈已經投放巨資在阿境內建造了多個龐大的軍事基地，不捨得拋棄，而且受美國扶植的政權控制的領土還不到阿富汗的一半，美國一走，這個政權很可能就完蛋。為了不讓前功盡棄，奧巴馬也無法從阿富汗脫身。不但如此，他的國務卿希萊利也是一個堅決維護美國霸權的野心家，在她的主導下，美國又介入了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內戰，並顛覆了烏克蘭的親俄政權。如此這般，從2001年到今天，美國仍然沒有擺脫小布什留下來的爛攤子。

上面這段歷史，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發生在美國國內。

貧富不均，製造業掏空，科技創新停頓……

由於應對疫災，大多數州政府停止了所有非民生基本需要的營業，造成大量失業人口。截至4月18日的五周裏，申報失業的人數高達2650萬，其速度之快是歷史上僅見的，而其總數之高也是自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來僅見的。從電視新聞上我們看到各地民衆排起長龍，領取救濟食物，在休斯頓有人在車上等了16小時。它暴露了一個現實，即美國有非常多的家庭無力承擔突發事件的打擊，連食物都沒有錢買。美國有四千萬家庭的收入過低，不需要交所得稅，有40%的兒童需要學校免費提供早餐，否則他們就要餓肚子。在甘乃迪擔任總統的時候，疊進稅率高達90%，而現在最高的稅率是35%。有錢人有餘錢投資，賺更多的錢，窮人普遍是勉強維持生計。有錢人有很多避稅的方法，而一般職員或工人的所得稅是由雇主預扣的。貧富不均和它差距的繼續擴大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

# 美國在興起？中國在衰落？

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5/6月) 有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出自印裔財經專家，曾經出版了兩本暢銷書的Ruchir Sharma，題目是「再興起的國家」，在其中他獨排眾議，認為美國非但沒有衰落，並且它的經濟仍然獨霸世界 (economic supremacy)。另一篇出自華裔學者裴敏欣，加州克萊蒙特學院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題目是「中國即將到來的動蕩」。看題目大家就知道，這位印裔專家在歌頌美國，而這位大陸出生的學者卻在唱衰中國。

考慮到，這兩篇文章截稿時，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全面肆虐，可能還沒有出現轉機，這位數十年來如一日地唱衰中國的學者可能非常得意，跟美國許多反中的華人一樣，覺得可以看中國的好戲了；或許中國會崩盤也不一定。而，反過來，那位印裔專家，雖然已經看到疫情在美國出現了，可能沒有想到，疫情會徹底打擊美國的GDP。所以，很可能，如果他們的文章能夠晚兩個月發表的話，或許他們就不會那麼自信了。

Sharma說，2010年代是美國的「黃金十年」，因為美國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不但沒有縮減，反而又恢復到25%。雖然中國的占比迅速擴大，四十年間從2%躍升到16%，但是它拿走的是歐洲和日本的份額，並沒有影響到美國。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mailto: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再版設計 劉學武

社務委員: 張紹逵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每星期六出刊 第351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早在雷根執政的年代，為了降低成本，使它能跟崛起的日本競爭，美國乃大規模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技術含量低的製造業，自己則保留高收益的製造業。在這個大潮流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甚至技術含量較高的製造業也搬離了美國本土。隨著中國製造能力的不斷加強，加上它龐大市場的誘惑，美國、日本，歐洲的製造業乃大舉進入中國，以至於中國不但擁有低端製造業，並且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高端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局面，就在美國的製造業逐漸被掏空的時候，中國的製造業卻在不斷地擴大。雖然現在傳出了美國和日本要從中國撤回工廠的新聞，但是，到今天，再想扭轉這個局勢恐怕已經沒有可能了。

我們都知道，美國正在不擇手段地打壓華為。為什麼？因為華為的5G技術已經超越了歐美各國，領先世界。但是，為什麼美國沒有發展自己的5G呢？如果美國也領先5G，它就不需要動用政治手段來打壓華為了嘛。簡單說，根本原因是美國的科技工業，以至於其他各種工業，它們的管理層幾乎都是由MBA控制，而MBA的營業目的是收益的極大化，不但是極大，並且還要在每3個月的報表中讓投資者看到，收益在增加，以此增加他們的年底分紅。這種急功近利的操作方式，極端簡化地說，是毀掉了美國科技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連任嗎？

為什麼一個破產了六次的商人居然被選民選為總統？除了他排斥移民和白人至上的立場以外，還因為選民對兩黨都失去信心。他們以為，既然美國需要大刀闊斧地改革，那就最好讓一個完全沒有在政治圈子裏面混過的商人來試試，或許他真的能清除污水潭，或許他真的能把工廠從墨西哥和中國搬回來。現在，實驗的結果已經出來了——除了用錢以外，這個商人面對危機，動作遲緩，祇關心自己的連任。他的認可率終於從49%下滑到43%，對他抗疫的認可率更下降到36%。等到確診的人數進一步騰飛，死亡人數進一步擴大，我們要看選民們是否還會繼續被他忽悠。

誰最希望特朗普連任？普京當仁不讓，排第一。他可能相信，特朗普的當選是他發動的網軍助選的結果，而特朗普投桃報李，一直想改善美俄關係。第二個最希望他連任的當然就是習近平了。在中美兩國的博弈中，一個在周日整天推特，周末到他自己的俱樂部打高爾夫球的美國總統，一個跟美國既有建制 (deep state, 即影子政府) 唱對臺的總統，對中國而言，是最理想的對手。特朗普再幹個四年，美國的貧富差距會繼續擴大，沒有通盤計劃和全國的共識，製造業沒有回流的可能，而科技創新，如果沒有政府的撥款支持，也是空想。同時，美國的債務將繼續猛增。所以，他再幹四年，你說，美國能再偉大嗎？

## ◎彭文逸

他指出美國的強項是美元，這一點沒有人會跟他辯，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元作為全世界的儲備貨幣讓美國人盡了便宜。可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提出的，美國衰落的理由，如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縮小，債臺高築等，他都輕描淡寫地帶過去。最有意思的是，他說，許多論者都認為，中國的GDP很快就會超過美國，可是，他指出，如果美國的增長率維持2019年的4%，而中國的增長率維持2019年的6%，那麼，中國要到2050年才有可能追上美國。

問題是，4%的增長率是美國近幾年的最高點，而6%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最低點。儘管兩個數目都不靠譜，將來兩國的增長率都會不同於此，可是，作出這樣的比較，讓人一眼看出，他根本在強詞奪理了。

印裔美國人捧美國，貶中國，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可是華裔美國人貶中國呢？其實，那也是自然不過的事了。從大陸出來的人，如果想要在美國的學術界混，並且要混得好，他們首先要具備的條件就是要比美國中國通更懂得如何批評中國。裴敏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主張美國向中國施加更大的壓

力，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就是說，他希望中國被壓垮。難道他希望中國再回到晚清時代嗎？我們不清楚。不過，從這一點大家想混在中國通的圈子裏，他需要怎麼樣地出賣自己的靈魂。

他主張美國與中國「脫鉤」，說這樣可以削弱中國的增長率，從而使共產黨失去它的「合法性」。他卻沒有想到，如果跟中國脫鉤，那麼美國的Walmart, Costco, Macy's, Kohl, Target, Dollar Store的成本會增高多少，而一般美國消費者怎麼承擔得起？這樣，美國政府的「合法性」還存在嗎？

最絕的大概是，他說，在習近平主政之前，中國很「謹慎」，而習主政的七年中，中國變了。中國在外交上變得很有「衝動」(impulsive)，例如帶路倡議 (即一帶一路)。他說，「這個萬億元的基建項目，其經濟潛力值得懷疑，且引起了西方的高度疑慮」。他的意思是，哎呀，中國怎麼能做這種引起西方世界疑慮的事呢！這就滑稽了！難道中國祇能做讓西方世界放心的事？

老實說，他的這種心態才真正讓人疑慮：出賣靈魂久了，說出這種話來，還覺得自己蠻有見地的，是不是有點可憐？

# Governance Efficacy of Strongman, Single Party and Liberal Democracy

Adam E. Casey a 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 professor Seva Gunitsky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 published a paper on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0) entitled, "The Weakness of Strongman Power Grabs by Putin and Xi Bode Well for Democracy's Future". Nothing wrong for a professor and a student to prefer one political ideology over another, bu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ystem. The title of the authors' thesis made no such distinction and the paper's content did not get into any details about the two strongmen's ideologies other than assuming they were different from liber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s they were ruling were different from a democratic system. Hence, they are using the term, liberal democracy, a term encompassing liber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system), to compare with the strongman's ruling style (the authors termed it as personalist and categorically included other strongman like Turkey's Recep Tayyip Erdogan and Philippine's Rodrigo Duterte)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analysis of each individual strongman's political ideology. The overall subject of Casey's thesis is very interesting as a worth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topic, however,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s draw is not solid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nor by arguments. One must make comparisons based on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liberalism, communism, socialism, etc), governing system (multi-party, single-party democracy, authoritarian, etc) and personal ruling style (charisma with certain ideology and supported by some visible institutions) before drawing credible conclusions.

In a limited space here, we will only stress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 absolutely pure political ideology for each strongman, since he or she will formulate his or her own ideology over his or her long career. In politics, there will always be strongman in any political system, be it a single-party or multi-party system with varying degree of democracy. For example, Erdogan (66) of Turke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endeavors since youth by joining student union and anti-communism groups (1976-80). He left politics when the Turkish 1980 coup banned political parties. He rejoined the Welfare Party in 1983. He was elected to parliament but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seat (1991), then he got

##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elected as the mayor of Istanbul (1994-98) but he was jailed for citing a poem considered inflammatory. In 1998, the Welfare Party was judged as unconstitutional, he then joined a Broad Conservative Democratic Party (AKP). AKP grew and got popular support, 34.3% (2002) gaining 2/3 of parliament seats, then received 46.7% support (2007). AKP escaped a constitutional ban in 2008 and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49.83% (2011) gaining 327 parliament seats. Erdogan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in 2003 and won consecutive three times. He introduced referendum to reduce the President's term from 7 to 5 years limited to two terms. Yes, Erdogan is a strongman but he has worked through a multi-party democratic system. Similarly, Philippine's Duterte has also a very unique political career, rising through a democratic system essentially developed with the help of the U.S. Duterte has his own conviction when comes to China policy, a trait of strongman. Duterte seems to be capable of acting independently from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U.S. for Philippine's benefits.

Casey and Gunitsky did not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Putin's and Xi's governing system with their strongman leadership or personalist style. The efficacy of a governing system and/or style is the key parameter for judg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Broadly speaking, democracy is just a tool used in a political system by one (or more) political party to make decisions with more or less direct or representativ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by casting votes. The extended or life-long term limit adopted by Russia's and China's Constitution were used by the authors as the sole critical factor to conclude that Putin's or Xi's Administration will be doomed for failure in extended terms thus "bode well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The authors presented no evidence nor sufficient logic to support their conclusion. In fact, all politicians and national leaders are driven by a desire to leave a 'great' legacy; the stronger the leader, he or she tends to leave a greater legacy. The one party system in China has managed its succession issue with obvious success as the country has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sustaining a high GDP growth with a momentum surpassing the GDP growth of the U.S. According to an IMF studies, China's GDP will be greater than the U.S.GDP in a year or two. With the corona virus breaking

out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year 2020 will be an unusual year for measuring the efficacy of all governments facing the pandemic challenge. China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her ability in containing the pandemic disease, now sharing her experience, solutions and medical supplies with many countries to help them to combat the virus.

The liberal democracy Casey and Gunitsky referred to in their paper is representing the democratic system the U.S. has been promoting fo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One certainly can cite man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U.K., Germany, France and Japan as successful examples of liberal democracy, even though not all systems being identical with same liberalism. The authors assumed that people intrinsically would prefe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thus when a strongman would fail, his people would rise to adopt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This assumption might be valid in the last century, when all communist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were concerned if they would fail in their economy, democracy would take over. In fact, the U.S did make a great effort "introducing" or "exporting" democracy to other countries by supporting democracy movement. However, as more strongman leadership created more success stories and gained more self-confidence, comparison with liberal democracy might be irrelevant;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would be how a political system could groom the right kind of strongman to serve the people. A strongman was created by putting one through many levels of real job tests and rigorous scrutiny to ascertain one's ability to lead the country, not just giving speeches, raising funds and soliciting votes. After all democracy is just a tool, nothing sacred about it. An experienced strongman will know how to apply democracy in a given political system to accomplish deeds.

We must objectively hold the view tha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 must have high confidence in their leaders to let the extension of leader's term-limits to be entered into their constitution. The elites in the two countries must have seen the need and advantage of such an extension to be established. Perhaps, we need to 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Is the frequent turn-over of our political leaders with opposing political views a reflection of a seriously fractured nation? A serious disadvantage from governance efficacy point of view? A handicap in terms of long-term projec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lik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f the political elites in China and Russia recognized such an disadvantage, wouldn't they support their strongman to serve longer terms? If that is the rational, I don't think succession will be a problem in the strongman Administration or in a single party system!